弄堂菜摊和远足

胡廷楣

六十年前的那个冬天特别冷。下午，弄堂里还积着雪，五六个孩子，两手插在棉袄的袖管里，看着师傅们，搭起了一排菜摊。内中一位老师傅一本正经对孩子们说，明天不要去巨鹿路菜场排队了。农民伯伯送菜进弄堂。

那时我十二岁，小学五年级。晚上就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妈妈。妈妈说："还是要5点起来，去得早可能买到青菜，去得晚说不定又是没人要的菜边皮、胡萝卜。"我知道妈妈在怪我懒惰，我排队总是挑最短的。我知道排得最长的队，总有好菜。可是我贪睡啊。

平时倒马桶的师傅一声号子，弄堂里妇女手中的筅帚和木质便桶摩擦便有了各种节奏，听得出哪一种是绍兴阿婆的，哪一种又是广东嫂嫂的，那此起彼落、在狭小的支弄中回荡的噪声，转入大弄堂却成了有些雄伟的打击乐。可是，这一天，筅帚未成曲调，马桶一只只靠在墙根。妇女和孩子都挽起菜篮，赶到大弄堂的菜摊前。

明晃晃的电灯泡下，临时摊子只有四五个巨鹿路菜场过来的女营业员。她们有些惊讶："用不着排队啊，来早来晚都一样。"

就在说话的时候，两辆黄鱼车已经停在弄堂口了。一车是卷心菜，一车是萝卜。

我还见到了一个农村的孩子，他戴着一顶翻下来的罗松帽，一张脸只露出两只骨碌骨碌转动的眼睛。他的爸爸也戴了一顶罗松帽，穿着一件很旧的有补丁的军大衣。跳下了载重自行车，左手扶着龙头，右手拼命将刹把按住。这才喊："菜到嘞。"戴着酱紫绒线帽的营业员阿姨在单子上签字，两个阿姨便赶过来拿菜。男孩的爸爸的气力很大，两个阿姨在一边，他在另一边，嗨的一声，将一筐菜从黄鱼车上搬下来，扑通一声落到地上，他就忙着嘱咐："轻点，迭个菜不容易。受了灾，卷心菜结一棵是一棵。"酱紫绒线帽阿姨一看菜筐是手指粗的铁筋焊的，便将白纱布口罩捋下来，陪着笑，说："晓得晓得，伲就是力气小了一点。"还是有人排队了。一会儿，弄堂里便有了喧嚣。酱紫绒线帽阿姨的高音在呼喊："排好，排好！人人都有……"

那个孩子，站在黄鱼车边上，黄鱼车是用自来水管子和钢条焊起来的。他翻起了罗松帽，瘦削的小脸，鼻子和两颊都冻得通红。我和他的裤子都很旧了，膝盖上和屁股后都有大块的补丁。长得太快，裤脚管也都接上了一截。

他的爸爸，穿着军大衣的农民，从黄鱼车上翻出一只有着三四个补丁的花袋。花袋里有一个已经被灶火烤得漆黑的钢精锅子，锅里只是几片镬焦。孩子在后弄堂，找到一位阿姨，好心的阿姨让出了煤气灶，在自来水龙头放了点水，用筷子调了一调。

钢精锅子在煤气灶上噗噗吐着白气的时候，镬焦中那些籼米粒，喷发出焦香的气味，很多在菜摊排队的小孩，都用鼻子使劲吸着飘浮在空气中的泡饭分子。

那位大姐看看他们只有两根指头粗的绿色的盐萝卜，用一张日历纸包着，便从自己家中的广口瓶里，夹了一大筷什锦酱菜，放在翻过来的锅盖上。孩子谢过，便跑回黄鱼车。父子两人，用一只铝制的调羹，你吃一口，我吃一口。

我站在那里排队，只是看着他们两人。阿姨戴半截手套的手指冻得通红，很不灵活地在菜卡的当日格子上画了一个钩。虽然没有青菜，我买到了半棵卷心菜，谢天谢地，叶片不是橄榄绿的，菜心包得很紧，吃起来不会发苦。心里想着，家中还有一块豆腐干，好像搁板上那些纸包中有一包虾皮，那么晚饭就有菜了。

第二天清早买菜的时候，统统是菜帮冻裂的白菜，没有见到卷心菜，更没有青菜了。况且送菜的是另外几个农民，没有戴罗松帽的爸爸和孩子。

老年的我，没法理解少年的我为什么当时会立刻出发进行一次远足。我脱下蚌壳棉鞋，穿上便宜的帆布面黑胶鞋，出弄堂便沿着淮海路往西走。我知道种菜人在虹桥。

走过陕西路口的卢湾体育馆，已经知道我根本不可能和那个孩子重逢。此行的终点，最多是一片可以亲眼目睹的菜地，特别是看得到青菜。淮海路的那一段还很冷落，闻过牛奶棚新鲜粪土的味道，又见到了一家渔猎用品商店，进去看看那些专业的鱼竿和猎枪，心想郊野已经不远。再往前走，是几座花园别墅，记得父亲的一位熟人在这里住过，这一带没有电车，我们一家是坐了三轮车才找到这个门牌。那位伯伯当年住在花棚里。别墅的主楼有些破败，没人住，花园满是杂草，没有菜。他的儿子和我一起在这里捉过蟋蟀和金铃子。现在他们早就搬走了，花棚和别墅里就完全消失了人气。

再往前走，好久才见到一个行人，问路，知道到虹桥还要穿过好几个红绿灯。

书包里有两个居民食堂瘪塌塌的馒头。正是饥肠辘辘的时候，坐在上街沿，吃完了两个馒头。有了一点力气，我知道这些力气圆不了菜地想象，不过可以走回重庆南路口。

走回弄堂，四围都是坚硬的砖墙，天就是窄窄的一条，又被许多晾衣裳的竹竿切割，看不见日出日落，天上飞过的云，也没有一片是完整的。过午，卖菜的阿姨已经收摊。满脑子是那一对父子，那两根盐萝卜和冒着焦香的泡饭。想象中，菜地越发美丽……

如今想起弄堂里的菜摊和那一次小小的远足，是因为卖菜时经常遇到菜农，其中还有七十多岁而不退休的。弄堂里的菜摊早就没有了，巨鹿路菜场也已经变成绿地。自然再去虹桥，也找不到菜地。但我相信这些来自新场头桥的老菜农，应该也有和戴罗松帽孩子一样的童年。

他们叫我老爷叔，是菜场的流行招呼。我也回他一句老爷叔，彼此彼此。

『跨过彩虹赶着见您去』

张锦江

人是一片云。人在，云在；人走，云走；人停，云停；人不在了，云就消散了。

这片云消散了。这是在1995年6月8日。这是一个极其惨白的日子，云散的天空，留出了一段空隙，空隙是白亮的光。

这天，我敬爱的朋友任大霖先生远走了。

大霖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儿童文学家，他的儿童小说《我的朋友容容》《童年时代的朋友》至今如珍珠一般闪着不凡的光泽。我的书橱里珍藏着他签送给我的十本著作，其中有这两本。他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家，我的成名作8万字的中篇小说《将军离位之后》发在1983年第4期《当代》头题，就聆听过他的意见。他是一位中日儿童文学的交流使者，在他访日期间带回了日本友好的声音，是他促成了中日儿童文学美术交流上海中心于1989年3月25日正式成立。后改为"中日儿童文学美术交流协会"。首任会长是陈伯吹先生，他和李楚城任副会长。我参加过几次早期的活动，这个组织的牌子就醒目地挂在上海作协大院的墙上。

大霖先生生病期间，我曾给他的儿子哥舒打过一个电话，询问他的病情，并表示想来探望他。但，终究未成。不久，便传来了噩耗。我不忍去送他，因为他才66岁，应该还有许多作品等着他去写，还有许多事情等着他去做。我痛苦地想着天空，那片云没了，我把那片鲜活的云永远留在心中。

日本友人发了唁电、唁函，其中，曾翻译大霖多篇作品的日本翻译家片桐园，用特快专递寄来了她的悼念诗："请问，天堂离上海有多远？/请问，那里国际交流盛不盛？/咱们能不能够再团聚在国际天堂里？/我也去那里，/跨过彩虹赶着见您去。"见此情深似海的悼诗，怎能不动容落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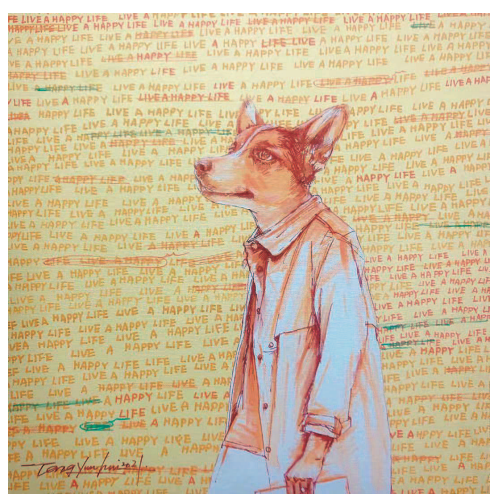
1992年之后，我身陷"文人下海"的漩涡中挣扎与奋争，我与文学界疏远了。直到2004年春天重返文坛。

2009年10月26日，我参加了欢迎日本中尾明率领的日中儿童文学美术交流协会的成员一行九人。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欢迎来自樱花之国的朋友们》，回顾了与日本朋友的三段文学之缘，一是与日本学芸大学根本正义教授的交往，我曾邀他来我任教的上海大学讲学，在他主编的《文学与教育》上发表了论文《中国童话四十年》等。二是我两度游学日本，写下了《伊豆品海》等散文。三就是本次活动。

那次会上，我向中尾明和他的朋友们赠送了我的文集。日本著名女作家森下真理向我赠送一本精美版本的童话作品《月夜下的原野》。

我终究忘不了大霖，那片停在心中的云。2014年我在《上海采风月刊》第四期发表了《记住任大霖》的散文。又过去了七年，这篇散文依旧在百度文库上流传着。

我心中的那片云，别人的心里，也飘着。



过着快乐生活 （布上丙烯） 唐云辉

蝶舞窗前

吕晓浪

一道黑影掠过，以为是鸟，细看是只大蝶。黑蝶，翅上有几粒红斑。红斑虽小，有它就不一样，蝶色因而靓丽。

果然夏天。不止粉蝶，大蝴蝶也来了。

蝶舞窗前，一道魅影倏忽去来，明明看它奔西头去了，忽然又在东边出现。

但它并未特意为谁起舞。它只要起动，天然就在舞蹈。舞是它的日常。一旁看舞的人，却多少有点儿痴。

取手机，轻松捕捉蝶影。只是背景差些。飞蝶才不迁就人的拍摄，它不会自动将自己纳入人想要的画框中，只能拍到什么是什么。

夏日的窗前，总是不缺花。朱唇开得热闹。紫菀花多起来了，七八朵。酢浆草、鸭跖草也都开着。但蝶儿不理它们，就是围着一抹香打转。一抹香是没有花的，蝶儿最喜欢那股枝叶香。

这盆一抹香，陪我十五年，一念及此，人就发怔，不免怅惘。你看，身边物事，除了吃的陪我时间短，其他都长。凡耐用物品都陪了我很多年。除了老瓷器年年入新，别的东西，包括衣裳，能凑合用决不再去花钱购买。身上这件衫子，二十年了吧。还就爱这二十年的老衫子，轻薄如纱，凉快清爽。我的这间老屋子，包浆醇厚，火气尽退，有了岁月感。

和蝶儿盘桓一会儿，坐下来喝茶打盹。一场白日梦醒来，它还在那儿舞蹈。舞了一整天，直到日头西沉，天色转暗，才消失不见。

公园下午茶

艾英

这些年，以市中心为圆点，散落在城市东、南、西、北不同方向，风格迥异的公园都去过，随时随地去逛，像在自家后花园。

好多公园、绿地多是有主题的，春、夏、秋、冬各有不同的花，四时都有花：早春梅花盛开，桃花绽放；暮春牡丹国色天香，海棠花朵朵红；初夏月季五颜六色，蔷薇纷披一树，杜鹃花映红人们的笑脸；盛夏荷花清丽动人；秋天青菊花迎风招展……不过我不喜欢"轧闹猛"，多是在平常日子的双休日去，也发现了一些安静、曼妙、清幽的公园。

常常看天气晴好就出发。时间多在下午，以缓慢的节奏，在深深浅浅的绿荫走走，停停，拍拍，看看。走累了，就在凉亭里、长廊中、树荫下、草地上静静地坐着，慢慢地看，发呆，晒太阳。如此场景，纵使一个人也不会感到寂寞。有时坐一个下午，不知不觉间夕阳西下，带着满足和轻松的心情回家。

有时事先与朋友相约，结伴而行。同行次数最多的当数性情温柔、与我心意相通的霞。我俩经常会带些吃喝的东西，一个保温茶杯是必不可少的，泡好红茶绿茶或花茶；带点水果，传统老三样是苹果、橘子、香蕉，时令水果有枇杷、樱桃、杨梅、葡萄等。霞还带她自己做的酸奶、甜白酒、青团，自己炒的南瓜子等，公园下午茶因她的心灵手巧而丰富多样。耳畔是鸟儿的啼鸣，手边是温润的茶杯，眼前是心仪的食物，又有阳光与微风相伴，野花与青草送清香，这样的下午茶，自有清新的美、温柔的暖和绵密的爱。

与朋友在一起，有时边走边聊些生活琐事，也有时相对无言，默默感受一砖一瓦上的字词句意，静静体会一草一木组成的诗画情境，带着善意和爱心看同样悠然漫步的行人、推着轮椅车出动的一家人、跑跑跳跳的孩子们，凝神静听唱歌的、吹曲的、跳舞的声音，感受慢调、悠闲、祥和、温馨的景象。

白墙、黛瓦、老桥、河水、绿树、人群……随手就是一张明信片，不肯漏下每一处美景，用手机把一朵花的风韵、一棵树的姿态、一座建筑的美收入手机镜头……诗与美好并不一定在远方，就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

生活方式在变，美好初心不变

瞿芳

2012年底到2013年，"中国梦""小康社会""美好生活"，这些炽热的词语，在亿万人中讨论着，也在亿万人的行动中追求着。当年的中国，经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人们开始花更多精力和财力追求品质生活。我思考着，如何满足消费力日益提升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何让他们更便利地找到和自己生活方式更匹配的商品？于是，2013年6月，我辞掉稳定的外企工作，和好友毛文超在上海创立了小红书。

当时，中国年出境游人次突破7000万，跨境购物需求旺盛，海外产品深受欢迎，但是大家并不清楚如何买得好、买得划算。洞悉到这一用户痛点之后，我们瞄准了跨境购物的大蓝海。创始团队的几个成员凭借自己的海外购物经验，撰写发布了最初版本的PDF攻略《小红书出境购物攻略》，供用户下载，手把手教大家怎样"买买买"，其中美国的购物攻略部分是我亲自写的。这份文件上线后，不到1个月就被下载了50万次，让我们尝到了首战告捷的喜悦，也使我们更加笃定，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很快，热情的用户给了我们更多反馈，诸如哪里最便宜？热门商品哪里能买到？开店时间是否有调整？这让我们意识到，还有非常多对人们有价值的信息，需要有更好的方式来满足。所以我们上线了第一版APP，让用户来分享经验，让用户来回答用户的问题，也由此奠定了小红书"让普通人分享经验，让普通人帮助普通人"这样一个社区型互联网产品的定位。

社区型互联网公司，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生长性。随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他们不仅仅满足于买得更好，也开始追求活得更好。越来越多的知识博主活跃在小红书上，他们就像学校里那些优秀的师兄师姐一样，跟更多的年轻人平等对话，分享他们的经验。让每一次分享有价值，这是小红书社区的独特价值，也是我们创立小红书的初心。

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1.2万亿元，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实物消费市场。小红书虽然从海外购物起家，但随着时代发展，我们敏锐地捕捉到了"国潮"新机。互联网社区的出现，让热爱生活热爱分享的年轻人，得以更充分地进行自我表达。他们对于消费和服务体验的分享，让以小红书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成为生活潮流的发源地和消费趋势的塑造者。消费者可以通过内容平台，深度参与到新品牌的产品共创、品牌共创以及"连接共创"之中。每个时代都有记录生活的方式，小红书或许就是这个时代的《清明上河图》，由我们的亿万用户联手绘就。

去年，上海打造首届"五五购物节"，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为全球城市商业转型提供思路，向世界发出经济复苏的强烈信号。小红书积极入局，肩负起应有的市场和社会责任。"品质生活直播周"期间，平台直播160个小时，促进消费回补、释放潜力，带动了5000万元的消费，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促进实体经济复苏。

更大的用户规模和更加丰富多元的社区内容，意味着更重的责任。2021年4月，小红书发布新版社区公约，倡导"真诚分享，友好互动"，持续加强对用户价值观的正向引导。"向上"是我们奉为圭臬的价值观，时刻提醒着我和团队牢记追求美好生活的初心。

（本文作者为小红书创始人）

十日谈

创业路上跟党走

责编：刘芳

明日请看一组《屏幕上的感人瞬间》，责编：杨晓晖。